

策展夢十夜

Ten Nights of a Curator's Dreams

文 | 吳達坤 Wu Darkuen

一、不可能的展覽？

一個下着大雨的溼冷傍晚，空氣中潮溼的氣息像是握拳就可以擰出水來似的。一個個模糊的臉孔穿著黑衣，通過一大片張開的黑傘撐出路徑。跟著人群魚貫信步進入室內，展廳如同古典珍奇室散發出一些熟悉的作品氣息。我停在一件年代標示著 2027 年的作品前，當下意識到這是一場屬於自己的回顧展……。

朋友以策展人的身份率先走向廣場中央，大廳上方隨即投射出浮空投影幫助他介紹藝術家的生平，影像裡出現的熟悉面孔。他說：他想辦一場自己的喪禮。這個非典型展覽與其他展覽意義上差別極大。提供了更多重新認識他的觀展體驗與多樣性。從策展人的角度而言，幫藝術家身份的自己策劃一個喪禮是不可思議的。但今天，卻發生了。不同時期的朋友也上台弔念著的生平、事跡，越覺得熟識，他們說的不正是我嗎？人群中浮出幾位熟識的老面孔，我試圖開口呼叫卻完全沒人搭理。只好看著親友輪番為自己講着悼詞，感覺挺突兀，但一點也不覺得可怕。

我平靜的沈沈睡去。

二、解夢

「夢見死人表示夢者打算忘記一些不快的往事，並準備

從失意中站起來，重新找回自我，這裏死人就代表著過去的、已消亡的事物，有一種告別過去、自我超脫的重生象徵。」念著解夢書上提到關於屍體的註解說道。我下意識追問：「那夢見自己的喪禮呢？」

他沒有回話，靜默化作一尊石像。嘖，又是夢一場。

醒來，拿起放在床邊的筆記本，用潦草字跡寫下幾行字：在夢裡，我死過一次。參觀了自己的喪禮，也看到許多自己未來的作品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其實很開心。

三、筆記

最近已經要依賴安眠藥才能入眠。

越來越難以分辨的真實，伴隨著半夢半醒之間來到。後來我開始隨身攜帶著筆記本。希望仰賴塗鴉、文字，不停的留下各種蛛絲馬跡等記號來提醒自己保留意識清晰，無論是在哪一層夢境之中。一有清醒的片刻就趕緊記下來夢中隻字片語，甚至畫下草圖來形塑所見。靈魂身體像是穿梭漫遊在層疊交織的網路母體之間，身體與感知經驗也想盡辦法整理出頭緒，筆記讓我保有真實存在的安全感。

這習慣維持了十多年都未曾間斷，直到這兩年換上行動上網裝置，手機才取代了筆記本。

四、迷霧

無論是策展或是創作，我們最初面對是一團等待解開的迷霧。

每一團迷霧就像是一道經過機密設計的數學題。這是多麼令人雀躍的事！因為迷霧中的風景總是承載著諸多文化符碼以及歷史。等待人經由知識、邏輯推論、訓練等方法論來理解真理，藉此歸類出合理的佐證。當人們穿越迷霧洞見當代藝術的真實時，這個世界也向我們揭示更多「幻見 / 真實」的迷霧。

前面說過迷霧就像數學題一樣，時常會設局陷阱考驗觀者的邏輯，讓人墜入其中不知所措。有時反而適得其反的落入「反科學 / 神秘學」亦或是藝術菁英主義的階級式的囁語呢喃當中……。

那如何才能撥開迷霧？讓一切都變為可能？或許，該先幫自己找一面鏡子。

五、鏡子

透過鏡子能反映出生命的真實性，藝術也是。

六、對話

人生中最珍貴的不外是能有幾位頻率相當、可以對話的知己。

和 的對話，就像是站在河的兩岸，彼此透過言語的交換，在水面上傳導出層次的波紋，散發出點點清澈微光，藉此譜出動人的思想交流。最近進行的作品計劃？又去了哪裡旅行？看了哪幾本書？聽的音樂？看了 Pina Bausch 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嗎？最愛的電影是哪一部？

這些看似平凡的總總對話背後，每每能夠拼湊出一位藝術家從內到外的氣息。

把藝術家當成知己朋友，形聚所有的了解，期待激盪出下一次合作的火花。

七、工作室

對我說：「先拋下過多的詞彙！回到最初，從藝術家 / 作品的角度思考，從作品本身出發。」

但是，真正想了解一位藝術家或是成為一位藝術家。根據 的說法，甚至必須化身偵探小說裡的福爾摩斯，找機會拜訪對方的工作室，或者是透過大量口述訪談。在堆滿作品與書籍的珍奇收藏之間，或者是滿室油墨、顏料的氣味裡，也可能是電容組件、板跟螢幕顯示器的大桌上，試著去發覺那些不起眼卻關鍵的蛛絲馬跡，透過真正的生活狀態理解作品是最直接的方式，因為一點點線索都能夠誠實反映出創作者的品味、個性、習慣、邏輯和生命哲學。

哪怕只是砌一壺茶，一瓶紅酒。在隨意自在的工作室環境裡，形聚出討論的氛圍，也許是默默聆聽藝術家口中說出的故事，都是一個交流的契機。每一次的工作室冒險，都是生命中的美好時光。

八、夢想家們的對話

「一個人獨自作夢，就只是場夢，但是和眾人一起做夢，夢就是現實。」——約翰·藍儂

“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.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.” —— John Lennon

很多人把策展當作是做實現藝術的夢想。和所有行業一樣，策展人這一份工作也有許多值得諮詢的對象，翻開筆記本寫下摘要參考。

H：「策展這件事除了要有廣度跟縱深之外，你還必須會作夢。」

U：「當然，還有要會『喬』事情的協調本事。策展人的工作像是展覽上的潤滑劑，跟導演、製作人基本上沒有兩樣。」

H：「既然作夢是一種想像，是不是可以無視現實，放心大膽地去實踐它？」

S：「哈！你是不是在問關於『選擇』這件事？這的確

是相當困難的決定。確認你自己能夠運用你的能力、包容自己的缺點，並反應出你的熱情、強調自己獨特之處。或許會靠近現實一點。」

U：「作夢、創作跟策展這三件事情都會隨著時間持續改變形貌，改變觀者不同的觀看過程。觀者總是在一層又一層的夢境醒來後，最終才發現現實依舊。但是另一個層面來說，策展和創作類似的是一種學習認識世界、認識自我、理解自己與他人關係的心靈療程。」

T：「有人說我的時空交錯，作品閱讀上遭受有隱晦難解的質疑，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，也因為隱晦才提供觀者更寬廣的想像空間，這何嘗不是創作者的謙遜？」

S：「台灣從 90 年代開始到現今的 20 年之間，策展人制度開始真正進入，2000 年至今策展人開始有一種比較完整的體制發展。但是我們總把策展人這個身份看得太神聖、或者太重要，或者太權威。」

九、助詞

最近的夢境，最近的夢越來越奇怪，腦海里的雜音也越來越多……。

U：「當代的資訊流動的模式為我們帶來全新的身體感知，解開數位封包後讓我們打開全身的感知經驗。我必須藝術工作者其實像是拓荒者。」

H：「但是策展人除了是串聯展覽多方面的平台之外，能夠應用的面向也很廣泛。大至宇宙的生死命題、環境生態到社會政治議題，小至個人私密感觸、微生物細胞學等。藉由策展人穿針引線之後都可成為展覽或創作題材。不是嗎？」

S：「對，但是人不可能面面俱到。一盤菜色端出來，也會有人挑食。因此，做好選擇取捨絕對重要。身為一個策展人，應該是和藝術家一起工作，把一個展覽做得好看、有意義、讓人記住整展覽和藝術家的作品，形成團隊的分工。享受過程才是作展覽最有意思的地方。這麼來說好了，策展人應該是修辭學裡的『助詞』，本身是屬於虛詞，附著在其他詞彙、詞組，或是句子上，作為輔助之用。」

十、夢十夜

這麼多雜音……已經混淆到不知是夢？是現實？還是幻覺？

H：「但是有人說未來是策展人的時代來臨，你怎麼看呢？」

S：「這是相當階級化的藝術生產概念。我個人反而是傾向於「弱化策展」這個概念，我們應該把策展人主導性弱化，回到一個以作品為根本的底層研究之上，以藝術跟藝術家共同創作的主軸上，讓策展和創作者的服務性和創造力相整合。也就是策展人和

藝術家必須要具備有這兩者第二基本能力，從無到有完成一個展覽。然後呢，我們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加疊上更多的實現夢想的可能。但在當今展覽卻容易發現策展人成為展覽的主角，忽略展覽本身是讓作品完整呈現、討論、教育等功能，我認為這是個重大的危機。」

U：「同樣重要的是，也要包括接受挑戰、正確與他人互補合作的分享，或許就容易了。」

S：「當然，妳每一個展覽都可以視為是一個載體，讓展出的作品附載著無數的隱喻與訊息。讓『策展』這件事成為每位策展人和藝術家都能夠傾注全力、自我重生的旅程，放心投入其中。因此，創作或者策展人向來被視為一種理想的實踐。除了療癒別人之外，也療癒自己。」

最後，我決意回到夢中尋找真相。

本文作者現為策展人及藝術家